

从亲密

intimacy to lure

到诱惑

海男 / 著

从亲密

From intimacy to the induce

到诱惑

海男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亲密到诱惑/海男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 1

ISBN 7 - 5043 - 4924 - 0

I. 从... II. 海...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6554 号

从亲密到诱惑

作 者	海 男
责任编辑	余 文
封面设计	北京盛世宝业设计公司
责任校对	张 哲
版式设计	张 颀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涿州市西何各庄新华装订厂
开 本	68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120 (千) 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043 - 4924 - 0/I · 654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海男简介:

中国最有争议的先锋诗人和作家，在近二十年里写作史上，她总是在探索语言的秘密，并将这种心灵中的秘密准确地传达给读者。主要著作有诗歌、散文、小说三十多部。她的文笔揭示了写作中尽有的那种美妙，贴近了不可穷尽的人性的谜底。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火柴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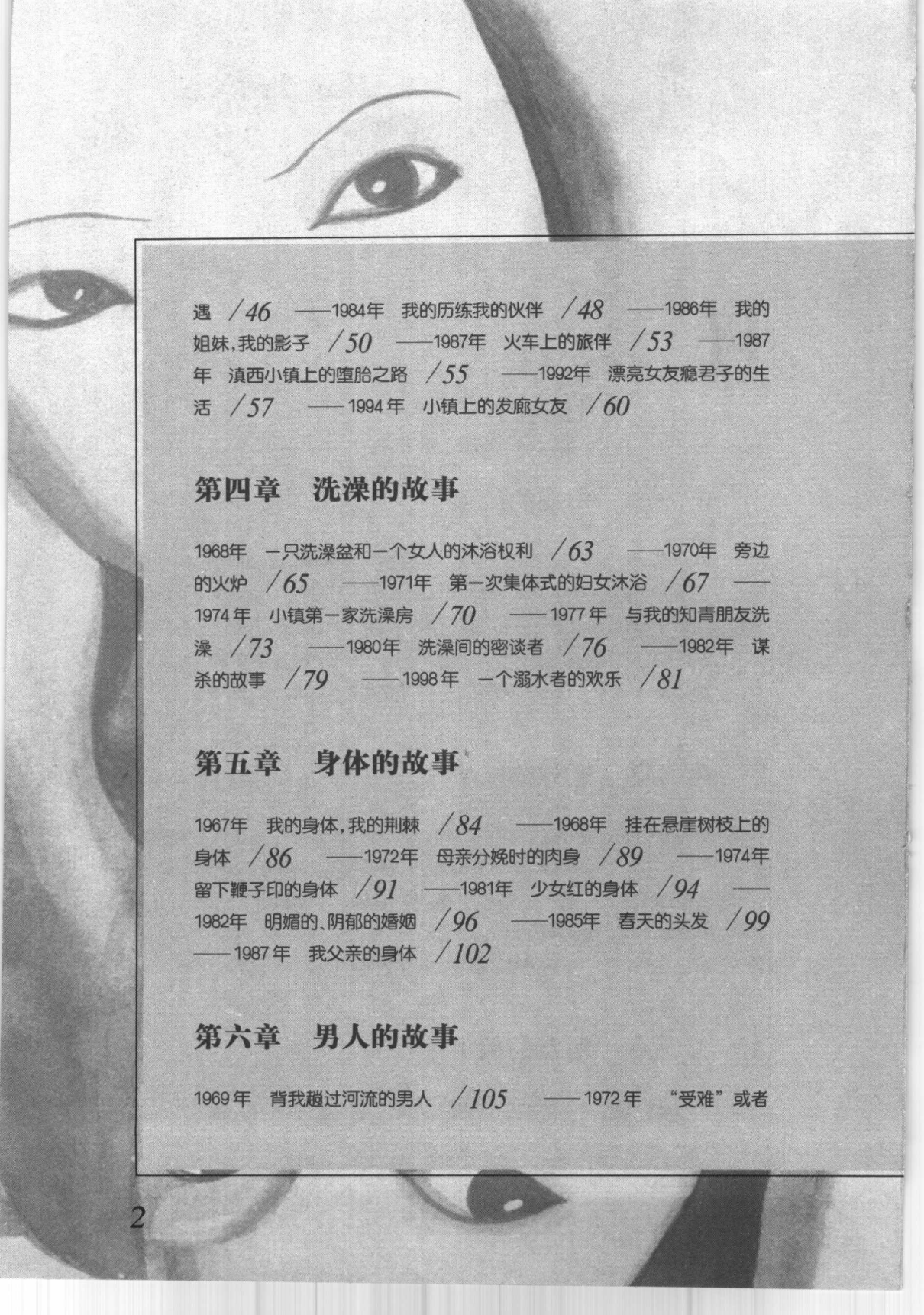
1966年 午后的开始 /2 —— 1968年 从锈铜中看见的两张脸 /5
 —— 1970年 一个端着火柴盒的女人疯了 /7 —— 1974年 火柴盒
 发霉的季节 /9 —— 1978年 洞穴中划燃的火柴 /12 —— 1982
 年 一个妇女生活的焚毁时刻 /14 —— 1984年 跟着吸烟的男人上
 了火车 /17 —— 1986年 一个失忆者的火柴根 /20

第二章 睡觉的故事

1969年 我睡在小马车上 /23 —— 1980年 旅馆外徘徊的男
 女 /26 —— 1982年 火车上的夜晚 /29 —— 1986年 玛多
 荒原上的夜 /31 —— 1987年 让他走，还是留下来？ /33
 —— 1988年 黑夜中的伙伴 /35 —— 1993年 在肉体这个词汇之
 间 /38 —— 1996年 旅途上一个失恋者的夜晚 /41

第三章 朋友的故事

1974年 像庄稼一样疯长的恋情 /44 —— 1982年 偷情者的遭



遇 /46 ——1984年 我的历练我的伙伴 /48 ——1986年 我的
姐妹,我的影子 /50 ——1987年 火车上的旅伴 /53 ——1987
年 滇西小镇上的堕胎之路 /55 ——1992年 漂亮女友瘾君子的生
活 /57 ——1994年 小镇上的发廊女友 /60

第四章 洗澡的故事

1968年 一只洗澡盆和一个女人的沐浴权利 /63 ——1970年 旁边
的火炉 /65 ——1971年 第一次集体式的妇女沐浴 /67 ——
1974年 小镇第一家洗澡房 /70 ——1977年 与我的知青朋友洗
澡 /73 ——1980年 洗澡间的密谈者 /76 ——1982年 谋
杀的故事 /79 ——1998年 一个溺水者的欢乐 /81

第五章 身体的故事*

1967年 我的身体,我的荆棘 /84 ——1968年 挂在悬崖树枝上的
身体 /86 ——1972年 母亲分娩时的肉身 /89 ——1974年
留下鞭子印的身体 /91 ——1981年 少女红的身体 /94 ——
1982年 明媚的、阴郁的婚姻 /96 ——1985年 春天的头发 /99
——1987年 我父亲的身体 /102

第六章 男人的故事

1969年 背我趟过河流的男人 /105 ——1972年 “受难”或者

“续缘”的男人 /107 ——1982年 求婚者的降临 /110 ——
1982年 从上海来县城的裁缝夫妇 /113 ——1983年 县城照相馆
的男人 /115 ——1987年 陪我上墓地的男人 /117 ——1992
年 金沙江边的男人 /120 ——1999年 结婚的幻想者，离婚的终
结者 /123

第七章 恋爱的故事

1969年 金沙江弯道上的情侣 /127 ——1976年 第一次恋曲 /129
——1977年 自行车上的影子 /132 ——1980年 阁楼上的爱情
/135 ——1982年 第二次恋曲 /138 ——1984年流浪似的
恋人絮语 /140 ——1986年 第三次恋曲 /143 ——1987年
告别声的恋情 /145

第八章 魔法的故事

1966年 从鸟身上长出来的幼芽 /149 ——1967年 我的身体，我
的伤疤 /152 ——1970年 迷失方向的羔羊们 /154 ——1972
年 不死的鸟儿 /156 ——1980年 我枕边辽阔似水 /159
——1991年 旁边的爱情和悬崖 /161 ——1995年 峡谷中滚动的
草帽 /164 ——2005年 盒子编年史 /167

三头以... 2005年 3月... 13.5

火柴的故事

Huochaidegushi

第一章

1966年开始，
必须划燃火柴。
饿，因为不在家。
是一个冬日的午后，所以我
必须划燃火柴，然后点燃柴
禾。我刚刚进入四岁，如果说
按照历史划分，四岁的孩子
犹如幻影中的幻影，因为所
有的幻影都出一辙，可以拉
长，也可以缩小。而我就是那
个被缩小了的幻影。当饥饿
来临时，人就会划燃火柴。

Story

2014年12月

吴以铭

1966年

午后的开始

1966年午后的开始，是我必须划燃火柴的时刻，因为饥饿，因为母亲不在家，因为这是一个冬日的午后，所以我必须划燃火柴，然后点燃柴禾。我刚刚进入4岁，如果说按照历史划分，4岁的孩子犹如幻影中的幻影，因为所有的幻影如出一辙，可以拉长，也可以缩小。而我就是那个被缩小了的幻影。我说过当饥饿来临时，人就会试图划燃火柴，这是我的第一种体验。所以，就在这一刻，我把4岁的手伸进了火炉，但触到的只是一堆灰烬而已。我原以为，用不着划燃火柴，就可以从有余温的，已经变成炭粉的火炉之中触到一点点温热，就可以把一只土豆抛进去，这是母亲教会我的视觉经验。

直到我4岁的时候，我才知道饥饿是难以忍受的，饥饿是与火柴相联系的，因为在所有的世俗史中，划火柴的头一种成长经验告诉我，母亲就是要将火炉中的柴禾点燃了。不错，母亲点燃柴禾时，所有的饥饿问题都将得到解决。所以，我在4岁时看到的最为壮观的风景之一，正是母亲划燃火柴的时辰。1966年冬日的午后，我被饥饿缭绕的时刻已经到来，母亲到乡下去了，母亲作为一个县农业局的农艺师永远意味着在一个滇西的盆地上，开展她现实和梦想的农业实验。而保姆也病了，就我独自一人。当我在藤架下玩耍了很长时间蟋蟀之后，那些听从我游戏的蟋蟀突然从我眼下消失回到它们的泥土中去了。世上万物都在回归它们原初的世界，蟋蟀也如此而已。我试图玩一种泥人游戏，往常保姆费玉珍大娘在旁边时，我没有如此的自由，她总是约束着我的四肢，让我的四肢别去碰从青藤上长出的刺，让我的四肢别去碰猫爬过的痕迹；让我的四肢别去碰树枝上往下倾泻的鸟粪；让我的四肢别去碰那些偶尔出现的蛇。总之，约束我的声音是如此的零碎，只要我四肢朝前倾动，声音就会响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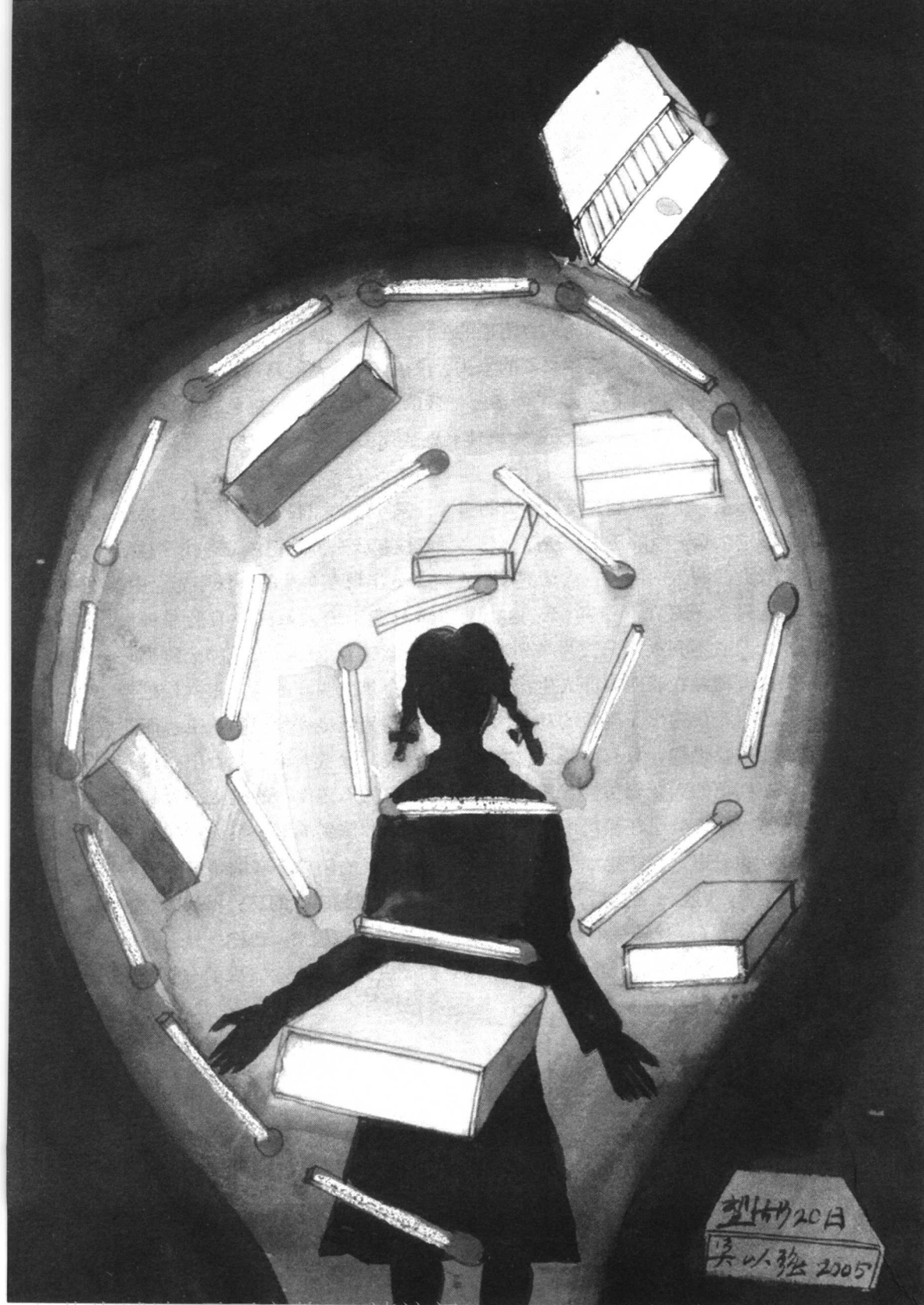
这就是我感受到的不自由。而此刻，我的胃在轻柔地蠕动着，起初很慢，

我似乎能在我蠕动的胃里面感受到一些浅绿色的叶片儿在飞翔，那是我视觉中触碰到的轻盈的、凉爽宜人的叶片。当它们缤纷地滑落时，我的呼吸就像在洗澡，在一口池塘中沐浴。

饥饿在催促我快快启程，我从饥饿中感受到了厨房中那只竹篓中的土豆，它又硕大又浑圆，它凝聚起褐色的土，披露出从泥土中脱颖而出的一切秘密的痕迹。哦，就在此刻，我饥饿的胃突然变得剧烈起来，仿佛齿轮在滑动，我当时见过的一种齿轮来自附近的工厂，那是一家县木材加工厂，它又小又闷热，到处堆栈着金苹果似的木头，像山丘。我从院落中摸进了厨房后用手急忙奔向竹篓中的土豆，依稀想把我的手变成一只暗褐色的土豆，然而本能和常识劝告我说，想变成一只土豆是荒谬的，就像生吃土豆是错误的。一样。

实际上，生吃土豆并没有多大的错误，只不过，在我的经验中，从来没有记载过生吃土豆的历史。所以，我必须集成起我全部的记忆，寻找并总结母亲教会我的生活经验：火柴盒子就在这一刻出现在午后的一抹阳光之中。

这只盒子藏在一个角落，这也是母亲和费玉珍大娘约束我的一种形式。让我看不到火柴，因为在划燃的火柴里意味着危险。火花危险那时候并没有储藏在我四岁的人生经验之中，一个年仅四岁的孩子根本就感受不到当火花传递出了温暖的动荡的翅膀，也是从燃烧到焚毁的结束。而此刻，我需要燃烧，只有火柴可以划时代地燃烧。我从火柴盒中抽出一根火柴，粉红色的火柴蕊仿佛我所看见过的花蕊中的不言而喻的斑点。我划时代的第一根火柴已在颤抖中点燃，这是我的手触摸到的第一根火柴，随同火柴啞的一声，火花犹如午后生活中的一团冬眠的阳光。我的手突然被火柴灼痛了。灼热过去之后，火柴就突然熄灭了。我划时代的第二根火柴就这样燃烧起来了。伴随一堆柴禾就这样啞啞地开始燃烧起来，我把一只土豆抛进了火炉，那个午后，我自己从火炉中烤熟了一只土豆，我完成了一个人学会划火柴的历史。



1968^年

从锈铜中看见的两张脸

童年的游戏在这一年突然迁移到了一座废弃的工厂。这是我们发明的游戏，它当然包括着成人式的迁移，就像漫步，轻吟以及呼吸一样需要把世界敞开。当我们错落有序的脚步奔跑到这座已经废弃的工厂时，我们很快就寻找到了一块块废铁。那些废铁上长出了红色的锈，有橙黄色的锈，青绿色的锈，咖啡因色调的锈。靠这些废铁我们搭起了房子，一个黄昏，我突然发现我惟一的圆珠笔不见了，这是父亲赐给我的奖品，在那个时代，在我六岁时，拥有一支圆珠笔，对我来说意味着书写母语的世界已经降临。其实，我只是胡乱涂鸦而已。我的那些涂鸦的笔迹甚至赶不上废铁长出的锈斑。那些锈斑的迷人，并没有像花朵绽放时的美妙，那是一种沉痾的美。1968年深秋的晚上，我出了家门，朝那座废弃的工厂跑去，决心寻找到那支圆珠笔，起初，我像兔子一样跑着，无所不在地跑着，因为在1968年我还没有听说过来自世间的鬼故事。所以，在人影相撞的路上，我似乎看不到从人影和牙齿间脱离而来的恐怖故事的迹象，直到我跑到那家工厂时，我的手似乎被什么绊了一下，当然是铁，在这个世界，只有铁在生锈，遍地废物都在生锈，所以，我们几个伙伴在这里发明了一种游戏：用锈铁搭起一层层的房子。

不错，我正朝着我们搭起的子房走去，突然，我听到了一阵脚步，挟裹着头发的吹拂，那是发质中散发出来的洗发香波的味道，像是皂角味，柠檬味、苹果味或者说橄榄的酸甜味。我的脚步就那样突然间被凝聚起来，因为在这废弃的工厂，我们可与四面八方涌现的废旧锈迹象相遇，我们也可能与从锈铁中飞出来的鸟儿相遇。然而，我们就是从来没有与成人的声音相遇过。穿梭间，我看见了一男一女两张脸。他们紧紧相依而坐，就像废铁工厂的鸟巢与鸟巢之间彼此相依着。我们曾经破获过碉堡似的鸟巢，并把手伸进去以此解散了一个鸟家族的历史。从那一时辰我就体验到了面前的世界是

一个不能破除的世界，而此刻，我并不想让别人发现我，这种相互理解的关系，类似火焰和燃烧的关系。

然而，光亮突然在风中熄灭了，我看见那个男人又开始划燃了另一根火柴，当火柴啞的一声，我就站在他们旁边，在不远处，我甚至可以看见那个男人的又黑又粗的浓眉。他突然在划燃的火柴的辉映下，用面颊贴在女人的发丝上，那是一头像黑瀑布似的长发，披在了女人的肩膀上，像披风似的把女人纤细的身体掩饰住了。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种喘息声，我小心地凝固起身体，因为我知道，凭着1968年秋风呼啸的我的身体，我已经感觉到了，一旦我发出任何一种声音，那么，我们置身的世界将被破坏。

那时候，小小的自我在用战栗维护着这个世界，后来，我才明白，我是在维护着一根火柴所照亮的世界。这世界是多么的渺小啊，哪怕一种轻微的喘息声也会将它绵延下去的光泽制止住。所以，我要等待，我甚至要守候这个世界。

一根火柴熄灭了，另一根火柴划燃，两张脸交映在火焰的短暂的照耀之下，他们痉挛的脸，彼此抚摸着的脸，灼热的脸——都在1968年的秋色之夜中弥漫着我的世界。我既不能跑，也不能战栗，然而，我却可以守候或等待下去。当又一根火柴划燃时，我突然看见了他们的脚步也在纠缠着，在长满锈迹的废铁中痉挛着，那是穿着两双黑布鞋的脚，朴素得像大地的脚，宛如舞者的脚一样彼此舞动着，在小小的世界里，这种约会场景，这种亲密无间的脚下面，在一根长满绿色的锈迹的钢铁之下却出现了我粉红色的圆珠笔。直到第二天上午，我才重新回到废工厂，并找回了我的圆珠笔，它斜卧在那块废铁中央，宛如一朵月季花在绽放着，而在下面是无以计数的火柴棍，我不知道，那一对男女在这座废铁下坐了多久，铁锈的味道在他们置身的空间中弥漫了多久？

1970年

一个揣着火柴盒的女人疯了

传说并不可靠。然而，1970年的那个特殊的春天，从早到晚，我们的生活都被一个传说笼罩着。一个装着火柴盒的女人突然出现在小镇，她的肤色白皙，舌头粉红，这是最为明显的特征——我对女性的直观印象从来都铭记深刻，尤其是在那样的一个被传说所笼罩的时刻，这个女人的出现引起了一场骚乱，男人们在私下经常谈论女子的从衣服下面裸露出来的乳房，根本就看不到乳罩——而且，我对乳罩的印象在那个时期源自母亲，因为我尚未佩戴乳罩，我记得到了十二岁，我初潮的第一天，我母亲才让我戴上乳罩。

那袒露在衣褶下面的丰乳，出奇的硕大而白皙，它跟随这个女子的步伐，那杂乱而迟疑的脚步进入了生活的金官小镇。男人们看见她的第一眼就看见了她半袒露的乳房，而女人们呢，凭着妇女生活的全部经验——它直接地逼近女人那焦躁不安的目光和惊恐的姿态，以及毫无羞耻之心的半袒露的双乳，就可以感知到这个女人疯了。

她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疯女人。那个时代，女人变疯似乎比男人更容易和简单。因为女人像瓷器，像装在瓷器中的秘密，只要瓷器碎裂，女人就因为秘密而变疯。而且迫使女人变疯的原因无以计数。我眼前的这个女人，关于她的传说是这样描绘的：她之所以带着一盒火柴而来，是因为很久以前的一个晚上，她发现了丈夫有了外遇，丈夫是一个供销合作社的副社长，他和一个女人有私情已经很长时间了。她私下跟踪了很长时间，终于发现了丈夫与这个女人约会的地点：一座仓库。一座装满了棉花、床单、洗衣粉的仓库。她带着一盒火柴出发了，在目睹了丈夫和那个女人偷情场景最疯狂的时刻，她便划燃了火柴，这就是传说中她划燃的火柴。那一瞬间：她的唇变得像火焰一样热烈，这热烈是嫉妒，是唾弃，是诅咒，是绝望和哀愁。她把划燃的第一根火柴扔进了仓库的一角，那里面有像肌肤和心灵一样柔软的棉花，雪白的棉花突然变成一片红色的火焰，而她就在这一刻突然尖叫了

一声，被自己所点燃的火焰所吓坏了。当供销社的人员赶来救火时，她的神经已经溃散了。

从这刻开始，她开始了她的发疯状态，她在火焰四散中已经离家出走，因为她已经无法回去，让一个已无完整记忆的女人回到了起点，那是艰难的。因此，我们人类才把这样的一类人简称为：疯子或者精神分裂症患者。谁也无法让她回到起点，谁也没有去寻找着她。她的消失以及她的发疯似乎已经被别人遗忘。因而她走到了让她的生命感到陌生的一座小镇上来。

我也许是最想面对她的人，那些口头的传说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开始怜悯她的存在。当男人们站在一侧，三五成群地评判她半袒露的丰乳时，我会悄然走上去，递给她一只棒棒糖，那只甜蜜的插着木棍的糖——是我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奖品，因为我完成了一次作业，母亲把它奖赏给了我。这在那个时刻，是多么愉快而奢侈的奖品啊。

然而，当我走近这个疯女人时，她却掏出了火柴盒，那是一只普通的火柴盒子，没有图案，当然也不会拥有色彩，她坐在春天的一棵紫藤下，那是金官小镇中央的一棵显赫无比的紫藤，她的身体一靠近树身，树蔓就在她头顶上晃动，已经悄然绽放的紫红色，犹如忧愁哗啦啦地飘到她身体上，飘到她半裸的丰乳上——我的手刚想递给她那只棒棒糖，火柴划燃了，她盯着那小小的光亮笑了起来……我竟然看到了她两排雪白的牙齿。火柴虽然又熄灭了，我趁机把棒棒糖递给她，她盯着那只糖，沉思了片刻，剥开了糖果纸——一小层粉红色的彩纸，然后把糖优雅地放在嘴里，不停地吮吸着。我听着吮吸之声，那是甜蜜的吮吸，是来自一只70年代的糖果自身的甜蜜。然而，她依然紧紧地抓住那只火柴盒，毫不松手。我真希望那糖果的甜蜜可以治愈好她的疯病。如果这样，我愿意送给她一只又一只的棒棒糖。

1974年

火柴盒发霉的季节

肥皂、洗衣粉、猪肉、布匹、红糖、白酒和茶叶……我们生活中的日用品和消费品都被票证所笼罩着。1974年的夏季，一个暴雨肆虐的季节，我们家里的屋顶突然开始漏雨，我们在母亲带领下用塑料布和脸盆开始接雨，尽管如此，雨依然在淋漓着，像音乐一样持续地绵延着我们生活中的毫不和谐的焦虑。

第一个发现储存火柴盒的纸箱被淋湿的是母亲。从我来到人世之后，我就感知到了母亲在我旁边无处不在的影子，她的身体总是会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样周转不息。她似乎具有天生的预感能力，当她的手在无意识之中触到那只床下面的纸箱时，我看见她的眉头集敛起的符号——像蝌蚪在摆动。她把手伸进纸箱中，我知道危机开始出现了，潮湿的雨滴已经进入了我们生活的内部，在一只只有限的纸箱之中，我们储存着红糖、米、盐，当然也包括火柴盒。也许，只有在这一刻我们才分享到作为一个母亲身体中的焦虑，它就像日后我们所感觉到日复一日的的时间一样无限地战栗着。

当然，母亲颤抖起来时，就像花有着花朵一样的美丽和色彩。我们的手同时相继地、以不同的方式触到了变潮湿的东西，在这里，火柴的潮湿最让人忧虑，因为火柴一旦潮湿以后——就无法变成火焰了。也许只有在这时，我们才会仰起头来，期待着太阳的出现。

太阳始终没有在我们期待之中出现，而变潮的东西却开始疯狂地长出了霉斑。糖的表面长出的霉斑是黑色，火柴盒上长出的霉斑像象形文一样弯曲着。只有太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剩下那些潮湿的火柴盒子了。企图从邻居家索取到火柴依然是徒劳的和不可靠的。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人们已经害怕物质生活的贫困，所以，人们在得到了票证以后就提前购置了商品。这当中也包括火柴。那些小巧玲珑的盒子里装着纤细的火柴棍——它会维系着我们的炊烟生活。

如果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炊烟也就失去了对食物的品尝以及对火焰的温暖感受力。所以，一个人的一生无法离开炊烟生活。火柴盒被我们搬到透风的地方，终于，在我们中止了一天一夜的炊烟生活以后，当我们往天空看去时，突然就看到了冉冉升起的太阳。

太阳像火球一样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我们生活中出现的霉斑。我们把所有发霉的食物，包括火柴棍都一一地呈现在太阳这巨大的火球之下，我知道，生活中最为无奈的一个时刻终于就这样结束了。满地的火柴棍终于晒干了，一个发霉的季节已经成为了往昔。这往昔此刻就像那些密密麻麻的火柴棍——呈现出它冰冷的霉斑，就像年轻时代的母亲穿行在我们四周，让我再一次回到了那一时刻，当火柴的斑点消失之后，天气就变得如此地明媚，泥瓦匠爬到了屋顶上修理好了漏雨的瓦片儿。

一个省城来的亲戚给我们捎来了一纸箱火柴，那真是美好的礼物。我猛然间想起了那个疯子，她已经在小镇生活了许多年，不知道她的火柴盒有没有因为雨季而发霉？所以，我装了两盒火柴来她身边——她的盒子里已经没有任何一根火柴了，盒子空洞着。然而她却依然藏在她半袒露的乳房前。我试图把我手中的火柴放在她的乳房前，一个路过的女人突然走到我身边制止了我的行为，她严肃地劝诫我说：“火柴很危险，如果划燃，就会烧起来——她曾经是纵火者啊！”我缩回了我的手，我已经没有别的礼物给她了。1974年，也许我已经该戴乳罩了，所以，我的母亲不再奖励我棒棒糖。除了火柴，我就再也没有别的礼物可经给她了。

火柴的危险使我制止了我的行为，然而1974年夏季的最后几天，疯女人竟然划燃火柴，点燃了自己的衣袖，火焰燃烧的速度很快，当人们扑灭她身上的火焰时，她身上的肌肤已经烧坏了，那些比火柴上长出的霉斑更可怕的伤痕遍及了她的全身。